

心窗  
片羽心有所信  
方能行远

□陆昕凯

几百代的腥风血雨,几千年的漫漫征程,我们曾走过绿茵花溪,也踏过枯骨万里。即使有些凉薄甘苦,但祖国也依旧能披荆斩棘,栉风沐雨。千年之后,江河依旧是滚滚向东流,民族意志一直向前走,向着热腾腾的太阳,所向披靡。但要知晓这些背后的磨难和成就,我们需要学习党史,才知党历经磨难成此景;学习党史,才知党过关难过但亦灿灿;学习党史,才知党无坚不摧,无所畏惧。

百年征程波澜壮阔,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穿过历史的尘烟,回看党的建设历程,党的建立始于烟雨南湖,一叶红船劈波斩浪,满载人民希望,寄托革命未来,历经黄洋炮声,跨过如铁雄关,越过惊涛骇浪,走过万里长征,踏过无人知晓的岁月,从低谷中来,带着满身的荣光出现在人民的眼中,带领着人民同心奋进,鼓舞人民自强不息,独立解放;一路上,党领导人民打土豪,分田地;开展抗日战争,赶走日本侵略者;推翻蒋家王朝,建立新中国;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,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;实施改革开放,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,走向新征程,走向繁荣富强。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,是我们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,是筚路蓝缕奠基创业的100年,是创造辉煌、开辟未来的100年。忆过往,祖国历经了山河重整,百废待兴,但我们依然勇往直前,迎难而上,中国共产党以汗水浇灌收获,以实干笃定前行,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谋一条属于中国的新道路,开启新篇章。

世纪交替,千年更始,大道泛兮,其可左右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,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顽瘴痼疾开刀,以一抓到底的“钉钉子”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到实处,这不仅是直面现实的“问题清扫”,也是回归传统的“思想整风”,更是党内政治生态的“集中净化”。现在,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步伐之快,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,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、永不懈怠的品格,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精神。

现在,世情、国情、党情深刻变化,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,面临的“四大考验”“四种危险”更加严峻。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,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,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,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。任务越繁重,风险考验越大,越是必须坚持“四个自信”,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把党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监督结合起来,不断把党的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,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注入活力。

了解党的百年历史,知晓中国百年梦想,要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,总结好,把党的成功经验归纳好,发扬好,这样才可以悟思想,办实事,开新局,以昂扬的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

“心有所信,方能行远”,我们学习党史,从而立根铸魂,固本培元,坚定理想信念,在新时代更好地坚守初心,担任使命,眺望前方的前进道路。在如今和平年代,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引路星,我们要永远跟随党的脚步,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,不负青春,不负韶华,为祖国启航新征程奋勇前行。



## 世外桃源

陆军

## 婉转莺啼闻新声——谈雷震新作《我读宋词》

□苏子龙

近日,南通老媒体人雷震编著的一本60多万字的大作《我读宋词》问世,令我为之一振。这是一本读宋词、评析宋词的书,却与同类型的书有所不同。

我很佩服雷震的胆识和创新意识。远的不说,近现代的词界泰斗就有王国维、夏承焘、唐圭璋等诸多人物,《人间词话》《宋词赏析》等都是权威性的理论著作,已成典范。在此境况下,雷震心无所忌,依然选出大家熟知的宋词300首,逐一解读赏析,其中既有前人的研究成果,更有雷震的独到见解,令人耳目一新。

如他在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一词读后之感中说:“多情应笑我,与应笑我多情,词句倒装,是我被多情的人笑,还是我笑多情的人,随便你怎样去读,怎样去解,都是经典之句,天衣无缝。”这种诙谐幽默式的赏析,既称颂了苏轼用词之巧妙,又让我们增长了语法知识。

再如他读秦观的《踏莎行·雾失楼台》,已不是仅停留于秦观在羁旅中写下的这首词中的悲哀哀愁,而是看到了词意的另一面:“郴州、郴山、湘水、漓水,无不寄托有词人心中桃源之向往。”其实秦词中出现的是“桃源望断无寻处”,也只是“忘断”而已,无奈了。但雷震却读出了秦观心中对桃源的向往,这便给这首哀婉的词赋予了积极的意义,还把秦观列入他最敬佩的词人之一。

雷震对宋词的解读,不是就字面讲字面,就词句讲词句,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所感所悟。宋词有婉约与豪放之说,风格不同,各有千秋。豪放者如苏东坡、辛弃疾,婉约者如柳永、秦观等,他们通过咏物、或抒怀,赏析者也多是谈写作背景、所处环境、词人情怀等等。雷震不然,他思维活跃,谈吐风趣,因此他读宋词别有一番感受,他把这些感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,延伸了古诗词的现实意义。

范仲淹的《苏幕遮·怀旧》是写他的思乡和思旅之情的。雷震在对词意做了一番解读后,忽然来了一段补白。他说:“某日我在狼山梅林春晓与诸好友一聚,席间我‘碧云天,黄花地’一出口,一同事便‘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’接口吟诵起来,竟一字不落,激动得我澎湃良久,终得一知音也。”这种看似与读词无关的补白,让人不难看出雷震对这首词的偏爱和范词的影响。

再如晏几道的《蝶恋花·梦入江南烟水路》,雷震在读后感中说,全词不写一个愁字,却通篇一个愁字了得。接着他又说:“写词就要这样写,半吐半露,犹如断臂的维纳斯,一种残缺的美,含蓄的美,给人以想象空间。”古往今来,有谁用过维纳斯这位西方的雕塑美人来评宋词的?我想是没有。雷震用了,他把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融合在了一起,我们还从中学得了如何把词写好的要诀。类似以上的例子,在《我读宋词》中俯拾皆是。

雷震读宋词,不仅有对词义的解读,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,丰富和引领读者对原词展开充分的想象。如晏几道的一首《木兰花》,他在读后感中说:“我非常害怕词人用典,若没有与作者的心有灵犀,可能费劲、费解,但读小晏词之用典,怎无此感觉?小晏用典贴切也。”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读这首《木兰花》时,认真地去领会晏几道是如何用典的。

《我读宋词》一书,不光写了“读”,较完整地普及了有关词的基本知识。

词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瑰宝,曲牌众多,格

## 糊涂

□施建

人难免有“糊涂”之时,简单的比方,就是把“水”和“米”锅里一放,以为煮出来的必定是饭,殊不知尺度掌握不好,不是夹生就是烂粥,难以下咽。

也有一种糊涂叫装糊涂,看人看事心中明白,口不多言,不挣不抢,不愠不躁,深谙“古”人不见今时

岁月  
流金四十年前,  
给路遥写过信

□缪宝迎

1982年夏天,我刚刚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一家乡村医院做医生。

当年的《收获》杂志第3期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离开土地的我,高中毕业后也经历了与小说主人翁一样的迷惘。

小说描述故事情节、人物、场景,真实得近于“残忍”,简直是时代一个角落的复制,在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。

刚做医生,业务并不忙。就在诊室里划拉了一封短信,寄给小说作者路遥。

信不长,也没有多少实质内容,只是对作者道出无数乡村青年的心声表示感谢,期待其能够有新的“惊心动魄”的作品问世。

年轻的时候,我也算一个喜欢看小说的“文学青年”。那个时代公开出版的小说,大多数都看过,能够让自己特别“感动”、印象深刻的似乎不多。因此,给作家写的“感谢信”也就仅此一件了。

在我印象里,《人生》刚发表时,似乎并没有太大的“轰动效应”,三十四岁的路遥也还没有那么“知名”。

现在都说《人生》是路遥的成名作,其实那是因为后来《人生》获奖了,又被拍成电影,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。

岁月荏苒,那封两页纸的信,寄出去已经快四十年了!收信人离开这个世界也已经快三十年了!近四十年来,这个世界的变化真大!路遥因为其后《平凡的世界》,成了伟大的作家。许多如马云等取得巨大成功者,都说是因为《人生》的影响。马云曾说,是《人生》让他认识到“不放弃总会有机会”,否则现在还在踏三轮车呢!

信息时代,让许许多多的不可能都成为可能,有的事情真的是“奇迹般”。比如,谁能相信,时至今日,还能够在网上完整读到自己当年写给路遥的那封信。

前不久,有几位媒体记者就市场监管方面的几个专业性问题采访我。想了解一下文章最后公开发表时是如何表述的,就将自己的名字百度了一下。无意间,居然发现一条是当年我给路遥的信札,是在“孔夫子旧书网”里。

打开那个网页,居然差不多完整看到了那封信,标价100元。我就赶紧准备下单“买下”。结果一看题头,早已于2019年9月9日被别人买去。

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路遥当年也只是不算太知名的作家,这些读者来信怎么保存下来的?由于《人生》确实不错,路遥收到的“感谢信”肯定不会少。

我依稀记得,由于自己并不知道路遥的通讯地址,信是寄给《收获》编辑部的,请其转给作者。因此,这封信路遥到底有没有看到,也就不得而知了。照片上的信封不是我的笔迹。

《人生》也好,《平凡的世界》也罢,已被视为经典流传。如同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部经典一样,激励了无数青年人走上奋斗之路。我也是读着这些经典长大的,也曾经奋斗过。成败得失已成过往。其实,路遥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自己走过的路,就应该成为年轻人在艰难困苦面前的参照系:只要不畏荆棘崎岖,努力向前走,成功就在前头!

灯下  
漫笔

律要求严格,基本知识广泛。在《我读宋词》一书中,作者将词的沿革,词的调、体、声、韵、题,词的格律、词与音乐的关系、词的炼句、词的倒装、宋词的特殊修辞手法、字词限量以及词牌等众多知识,一一通俗易懂地介绍给读者,为诗词爱好者打开了一扇入门之窗。

我特别感兴趣的是,有关词的格律,书中不仅介绍了有关格律的结构、特点,而且在同类项的词的背后,都有整首词牌的平仄标注,念也好、唱也好,一目了然。这体现了作者对宋词格律熟记于心,也体现作者治学的严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我读宋词》中《文心雕虫》这部分,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

词的发展与繁荣,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。作品纷繁,人物众多,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诸如史实错讹、观点不一、张冠李戴的问题。

例一,“宋词人多是‘下流文人’吗?”有人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雷震说,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,是“文革”语言。他引用了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,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,说明伟人们爱江山也爱美人。伟人如此,古代的词人在词中表达他们对爱情的审美观,有什么不可以呢?他为婉约派的词人正了名。

例二,“宋徽宗奢侈靡靡。”宋徽宗赵佶擅绘画作词,因金兵南侵被俘,北宋灭亡,故此皆认为他是个“奢侈靡靡”的皇帝。雷震却不这样认为。他用“四辩”,说明徽宗政治上并不昏庸、艺术成就无人能及、也不是荒淫无耻。只可惜他错当了皇帝。

例三,一首《浪淘沙·帘外五更风》,究竟为何人所作?根据不同版本,作者有两个人:无名氏、欧阳修和李清照,久无定论。雷震经过考证,认为从词的风格和词意来看,当属女作者,即为李清照之作。作者大胆考证,虽是一家之言,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。

在《文心雕虫》一章中,还有作者对宋词不同流派的解释,对流派代表人物的介绍,评论陆游《钗头凤》的悲剧色彩、试论李清照的醉态之美、略谈柳永词的首律美、浅谈辛弃疾词的画面感、说说姜夔词的朦胧美、试论宋词的心理行为和肖像描写等10数篇词论文章,阐述读宋词的心得体会。在《附录·他山之石》中,雷震对王国维、王士禛、袁枚等历代词坛泰斗的一些词论观点和著作进行了解读和评点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雷震长期在文艺编辑的位子上,广交文艺界的朋友,有不少逸闻趣事,诗词唱和之作,这在《自说自话》一章中多有记载。这部分作为读宋词的补充,从中也可窥见雷震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。

雷震挚友黄俊生在为《我读宋词》写的《莺啼序》中说,他不知雷震以此为题索序是何意,“是期望我说的话黄莺啼鸣那样婉转动听,还是他认为他的书是一只黄莺,给读者奉上最动听的歌?”依我看,两者应该都有。《我读宋词》就是一本厚重的书、一曲动听的歌。而《莺啼序》则是一首优雅的点睛之曲,是《我读宋词》的合鸣。

雷震曾约我写过“痒就挠挠”的横幅。本文写到此,我不禁也“痒”起来,兹仿宋词作《清平乐》一首,以示对雷震出书的祝贺:

相识已久,知君无所求。常把发髻挽脑后,一显文人派头。

《我读宋词》写成,脸上一片笑容。大作潇洒问世,犹闻黄莺啼鸣。

说文  
解词

“月”,今月曾经照古人的道理,你就是占他点小便宜,他也不作声,不做多“余”的无谓的反应。

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,万事不必苛求。最好的状态,当是外圆内方,向外糊涂,向内清醒,收放自如,当得大自在。